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第四十二 脫官司移花接木 免俗套醉酒長亭

話說毛包看見那人將般盆打來，趕忙將身子一閃，那一個二三斤重連土包錫的大碗，斜打在金哥兒凶門上。來的勢重，只聽見「拍插」一響，登時鮮血直噴，金哥兒往後一仰，登時間做了青樓惡夢，栽倒地下。毛包瞧見越發不依，喝令家人們捆起他來。那個標子那裡肯依？推翻桌子，也叫車夫、小子一齊動手亂打。這一片喊聲，驚天動地，將燭台燈盞一齊打滅。家人在黑暗之中混打。那街上過往的人漸漸多起來了。左右街坊都開出門來瞧熱鬧。聽見裡面喊道：「打死人了！」正在喊叫，只見幾個人披頭散髮往外飛跑，渾身衣服扯碎，滿面流血，嘴裡嚷道：「好打，好打！叫你們這些忘八膏子跑掉一個的，也算不了我包大爺！」說著，分開眾人跑到街上，叫家人去將堆子上的叫來，說道：「花家出人命，這男男女女跑掉一個，我明兒問你要人！我渾身都有傷，明兒一早上城去報。」堆子上的聽見，拿著燈籠趕忙進去，那些男女還圍著一個人正在打呢。連忙吆喝眾人住手，看那被打的人，不是別個，竟是花二爺，已經打的嗚呼哀哉。堆子上的官兒說道：「外人打他，你們還要抵死的勸開才是個道理，怎麼你們是他的老婆，倒同著外人將他打死，這不是胡鬧嗎？」孫家的們如夢方醒，彼此驚異，說道：「我們剛才明明是扯著張標子打，怎麼又打的是他呢？」堆子上的笑道：「這是那裡話呢？你一個人瞧錯罷了，也沒有你一家子都瞧錯的道理。這話哄誰呢？那邊地下的，又是誰打死的？」眾人指道：「那是張標子。」堆子上的說道：「你們都不用走開，咱們好寫報單。」老孫同花二奶奶商量道：「咱們這場官司是打定了，誰替咱們照應家裡？」花二奶奶道：「趕著去接咱們二姑娘來，叫他照應。我還有一個主意，這堆子上的幾個人，多多的給他點兒東西，求他報單上別說是咱們打死二爺的。明兒到堂上，我同你一口咬定張標子，拼著搽兩搽子，衙門裡上下多花幾個錢，誰還不照應咱們嗎？」老孫點頭，趕忙拉了堆子上的頭兒到屋裡說話。先將手上一雙金鐲子送了他，求他報單上照應的話。那個人將鐲子拽在腰裡，說道：「咱們也不要你多少，你給我們二百銀，我的報單上只說是你們到堆子上喊冤就是了，別的我也不管。設或張標子說出咱們瞧見你們打的，官兒叫去問，我們只說見你們圍著打張標子就是了。」老孫同花二奶奶「千哥哥、萬哥哥」的叫著說道：「橫豎官司完結之後，我姐妹兩個靠定你一輩子呢。」那頭兒笑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咱們就是一家人。你兩個這會兒就趕著到坊上去喊稟，就說張標子逞凶連斃人命。明兒到堂上去，鬆不得一句口兒。這不是當玩的，拼著要吃點兒苦才得呢。」老孫們依他去辦，一面分頭去叫張二姑娘同金哥的父親，一面到坊上喊稟。回到家裡，天已大亮，瞧見西邊院子裡大棗樹上吊死一個人，眾人都吃了一驚。定睛細看，認得是韓搗鬼，不知多會兒吊在這裡。金哥兒的父親馬胖子說道：「我倒有個主意，這會兒我二姑娘已死，我又沒有空兒陪著打官司，況且那兩個主兒都不認得我，竟將二姑娘做了這弔死鬼的女兒，就說他兒女兒被人打死，他氣忿自縊。我撇開身子，好幫著你們打官司照應。」老孫連連點頭，花二奶奶道：「你瞧他臉上倒像還帶著傷呢。」正在議論不了，見張二姑娘急忙忙的跑了進來，驚問道：「你們仔嗎鬧出人命來了？」老孫們將昨晚的事從頭訴說一遍。張二姑娘道：「你們還不穿上孝？官兒也快來了，衙門裡有人去料理沒有？」老孫道：「還沒有呢。」二姑娘道：「我相與的一個上房先生，待我最好，各衙門都有熟人。我去找他來，咱們就托他一個去料理。」花二奶奶道：「很好，你快去罷。」張二姑娘出來僱了一輛快車，飛攆的去了。一會兒，就同那位先生坐車回來。老孫們邀在屋裡，將緣故說了一遍。那先生算了一算，各衙門攏共攏兒要三千吊錢，都包在內。

老孫一口應允，先給他一張銀票，是一千兩銀子，「你拿去料理，餘下的一半天再找補」。那先生瞧著他辦事簡絕爽快，心中十分歡喜，就趕著坐車替他各處去照應。老孫同花二奶奶趕著又托兩個最相好有勢力的人，花了二三千兩，替他們打點明白。

老孫姐妹兩個打了一場人命大官司，沒有吃著一點兒苦，竟做在張標子一身上問了個斬決。後來老孫們念韓搗鬼死的苦，將王三兒接來，拉著張二姑娘伙開著局子，倒也興旺。只可惜花子空鬧了個四大皆空，如是而已。此話交過不提。

且說王夫人們一早起來，梳洗收拾。珍珠也替友梅換了衣襟衫褲鞋子，他們一樣都穿素服，趕著領他到太太屋裡來請早安。王夫人見他三姐妹站在一堆不分上下，心中十分歡喜，說道：「看不出不是我生的女兒。」正說著，珠大奶奶也進來給太太請安。寶釵、寶月兩姑娘同大嫂兒見禮。宮裁將友梅週身瞧了一遍，笑道：「真是太太的女兒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誰說是假的嗎？我瞧著這孩子倒很有些福相。」珠大奶奶道：

「同寶妹妹、四姑娘姐妹三個的品貌竟不分什麼，誰不說是太太的姑娘呢？」正在說笑，林之孝進來回話說：「廚子們一早就在長亭伺候，太太們差不多也可以先到那裡去等。」王夫人點頭，吩咐：「家裡還留珠大奶奶、月姑娘同你。家裡的照應發行李，總要上緊趕辦。我又得了個六姑娘，真是可喜。」林之孝道：「昨晚上垂花門傳話出去，知道太太得了六姑娘。因夜深，今日來替太太道喜。」王夫人命友梅見了林大爺，林之孝趕著給六姑娘道喜。王夫人道：「六姑娘是寶二奶奶姑媽的女兒。這姑老爺姓韓，是個名士。夫妻不在了，他倚著一個當家子的叔叔，叫做什麼韓搗鬼，將他騙了進來，要賣他到不好人家去。六姑娘不依，哭著喊著要尋死上吊，那家不好人家沒有法兒，交還他的叔叔，坐車回家。誰知道兒上碰翻寶二奶奶的車，是這樣才將他帶了回來。說起來，才知是自家姐妹。我聽他叔叔這樣壞良心，我也斷不肯將他放出去。你一會兒去找著他叔叔，同他說明，賞他幾兩銀子叫他回去。從此以後，只當沒有這個人。他若不依，不但不給銀子，還要送官去辦他。」

你瞧著該應怎麼辦法就是了，橫豎這個人我是定定了。今兒回來，我帶他去拜祖先同太太們。」林之孝答應去辦不提。

王夫人等著平兒上來同吃點心，諸事交給珠大奶奶同寶月。

吩咐停當，領著璉二奶奶、寶二奶奶、珍珠四姑娘、友梅六姑娘，每人一輛飛簷大鞍車，帶領著多少丫頭、嫂兒們共有一二十輛車，家人、小子騎上牲口，一直竟往長亭而去。此時正是七月中旬，秋光高爽，那些村莊婦女滿頭戴著野菊花兒，三三兩兩在那裡簸蕪碾麥。兩邊地上的高粱俱已含苞吐穗，十分豐足。走了半日，約有十五六里來路，才到長亭。

太太們下了車，這店裡都是賈府辦的鋪墊、燈彩，擺的很體面，廚子們早已備辦妥當。太太們用過茶，到外面來瞧瞧野景兒。寶釵、珍珠想起在這裡送柳太太起身，同著璉二哥哥遇著那個和尚，誰知他竟能割恩斷愛撇下妻子飄然而去！今日我們都在這兒，不知他在那裡逍遙自在呢？珍珠想到傷心，不覺掉下淚來。寶釵瞧見，忍住悲切，將嘴努了努，珍珠趕著掉過頭去擦淚。平兒瞧見問道：「四姑娘又做什麼？」珍珠笑道：「我一輩子怕見野景兒，瞧見了就要傷心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明兒下了船，時刻都是野景兒，你那裡傷得這些心！」寶釵道：「我那年在這兒送媽媽起身，幾乎將心肝五臟都哭的要掉出來。香菱哭的更利害，誰知他到家就不在了！咱們同媽媽倒快要見面，只可憐那個香菱想起來原該要傷心。四姑娘又不為這個，又不為那個，瞧著野景兒就流眼淚。你那眼淚比林姑娘的還要多，倒像眼皮子上帶著個眼淚口袋，不用費事順著口兒往下就流。」太太們聽了，都忍不住吃吃大笑。珍珠道：「咱們由水路回去，不知到林姑娘墳上去便不方便的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我聽見老爺說，在平山堂的身後灣船上去也不遠兒。這幾年誰去替他們上墳？可憐只怕連上堆兒都塌完了也論不定。我原想著過揚州要去給姑太太娘兒們上墳。我還有金山寺的一個願心，還是我進來的那年許下的。這一磨兒回去，必得要耽擱一天還了願心。」寶釵指道：「那一陣，只怕是他們來了。」眾人抬頭，望見灰塵蔽天，那一群車馬來的不少。漸漸走近，梁貴過來回道：「太太們來了，前面騎頂馬的很像汪福，後面牲口上像是珍大爺同蓉大爺。」正說著，那車馬來得很快，已看明白，果然一點兒不錯。也是一二十輛車，還有一二十匹馬。汪福騎著頂馬，看見太太們都站在外面，遠遠的就下了牲口。後面珍大爺們瞧見了，又走近些兒，也下了牲口走著過來。太太車已到了面前，媳婦們趕著過來伺候下車。

王夫人笑道：「我知道太太來，在這裡等著接呢。」邢夫人笑道：「我遠遠瞧著你們這一堆兒，再瞧不出誰是誰。直到面前才瞧得明白。親家們也來了，同著一起兒出城，咱們送的頂遠，別的就城外，車兒馬兒多著呢。同他們走悶的慌，叫咱們的車先

冒上前來。我瞧見蓉姑娘同蟾姑娘坐在駝轎裡，姐妹兩個在那裡哭呢。」邢夫人說畢，瞧見友梅問道：「這姑娘是誰？總沒有見過，倒很好的一個人兒。」王夫人笑道：

「咱們進去對你說。」兩位太太拉著手兒到了上屋坐下。平兒、寶釵、珍珠給太太請安，珍大奶奶、蓉大奶奶給王夫人請安，珍大爺、蓉哥兒也請安問好，都問這姑娘是誰？王夫人笑道：「這六姑娘是我的女兒。我等著送過行，才領他去拜祖先，再給大爺、大媽、哥哥、嫂子磕頭。這會兒既都在這兒，就叫他磕了頭，我再說這緣故。」吩咐友梅過來，指道：

「這就是你大媽。」友梅聽見，在邢夫人膝前跪下，磕了四個頭。邢夫人很喜歡，說道：「好兒子，起來，起來。」友姑娘磕完了頭站起來，王夫人又指道：「這就是你珍大哥哥同珍大嫂子。」友姑娘對著哥嫂跪下去磕頭。珍大爺夫妻兩個趕忙扶他。友姑娘拜完，寶釵笑道：「這是珍大哥哥跟前的蓉大姪兒，這個就是咱們的姐姐姪兒媳婦蓉大奶奶，你們都見個禮罷。」

於是，三個人同拜。珍大奶奶拉住友姑娘說道：「六妹妹，快起來。你是個姑姑，怎麼回姪兒們的禮？別叫外人瞧見笑話。

你別聽那沒有溜兒寶丫頭的說話。」珍大爺笑道：「寶姑娘真會鬧個燕兒孤，怎麼同蓉兒的媳婦拜了姐妹？這怎麼說呢！」

寶釵笑道：「等著你娶孫媳婦，我還要同他拜姐妹。」珍大爺笑道：「那個你成了個老妖精的姐姐。」太太們都哄然大笑。眾人笑了一會，太太吩咐丫頭、媳婦們都過來見六姑娘道喜。

珍大爺道：「咱們倒忘了給孀子道喜。」邢夫人笑道：「真個的，都是叫你們說笑話，將我笑忘了。」王夫人趕忙拉住道：「好姐姐，說了就算了，你們都不用，快坐下聽我說他的來歷。」眾人依著王夫人吩咐，俱一齊坐下。

王夫人將友梅的家鄉住處、名兒姓兒、怎麼去怎麼來的緣故，從頭說了一遍。賈珍聽了大怒，說道：「原來是韓雪江先生的女兒！我從雪江先生看過文章，深知先生真是有名的宿學，清介非凡，只有一女。我同六姑娘是世兄妹。那個什麼忘八膏子韓搗鬼，這樣可惡，這還了得！等我回家，叫人去抓了這個奴才來，他叫什麼韓搗鬼，我拿大槓子將他這個鬼搗他一個稀糊腦子爛！叫他試試我這搗鬼的手段，問他還敢作怪不作怪呢？」引的兩位太太、奶奶們都笑個不止。王夫人笑道：

「我已吩咐林之孝去對他說，不知他肯依不肯依。既你是韓公門人，很好，就交給你去辦。說是這樣說，那個什麼韓搗鬼也別難為他，賞他幾兩銀子，叫他寫個字據兒給咱們就是了，也不犯同他去生氣。」太太們正說著話，家人們進來回說：「親家老爺到了。」賈珍帶著蓉哥兒趕著去接。邢夫人們剛要出去，見桂太太們已下了驛轎，一班兒都走進來，同到上屋。這上屋是一連五大間，並無隔斷。靠西邊設著一席，是親家老爺同姑爺、珍大爺父子四位，東邊三桌是奶奶、太太、姑娘們的。眾人到了上屋，都還散坐著。桂怒同金夫人再三稱謝，說道：

「大姐姐今兒何苦費這些事？又要花多少錢，叫咱們實在不安。」邢夫人、王夫人笑道：「這算什麼？不過水酒一杯以潤行色，妹夫同妹妹何煩掛齒。從此康莊得意，日聽好音。」桂怒們答道：「總賴福庇。」邢夫人又叫孫女婿過來，親親熱熱的諄囑了幾句，就在身上解下一塊玉佩，替桂堂帶在身上，說道：

「過兩年，我來接你完姻。」桂堂答應拜謝。那邊寶釵、芙蓉、蟾珠、珍珠一班姐妹們說不盡的離愁別緒。王夫人吩咐友梅，給三姨夫、三姨兒磕頭，桂怒同金夫人忙問道：「這位是誰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是我新得的女兒，帶他出來替姨夫、姨媽送行。」桂怒道：「怎麼好呢！等著我到了廣東再寄東西給他罷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姨夫、姨媽慢慢的賞他罷。」又命友姑娘同蟾珠、芙蓉還有祝府兩位姨娘都見了禮。

桂怒道：「今兒有一件大新聞，說起來真要嚇死人。我夫妻兒女若不虧大姨太太這一番大德，不但不能出京，今兒就要鬧的不可開交，想起來令人可怕。」王夫人忙問道：「有什麼新聞，妹夫說的這樣可怕？」桂怒道：「就是我欠他短票的那家，昨天晚上鬧出三條人命來。今兒都到刑部。」王夫人驚問道：

「就是那個什麼孫太太嗎？」金夫人笑道：「就是他鬧了大事，三條人命呢！」王夫人忙問道：「怎麼三條人命？」桂怒道：「我聽見說那個姓孫的有個親戚姓韓的，叫做什麼韓搗鬼。」賈珍接著趕忙問道：「韓搗鬼怎麼樣？」桂怒道：「聽說這韓搗鬼帶著一個姪女兒從山東來到這裡投奔，姓孫的就留他爺兒兩個住在家裡。昨晚上孫家請客賭錢，想是叫他姪女兒陪客。也不知是為什麼，在裡面賭錢一個姓張的叫做什麼張標子，不知怎麼同那姑娘翻了，拿起賭錢的盆子打了過去，一下子就將那姑娘打死了。韓搗鬼同他不依，那張標子又將他打了一頓，誰知那韓搗鬼氣忿不過，就在他院子裡吊死了。他本家姓花的拉住了自然要不依，那張標子真是個標子，叫眾人攢著一頓亂踢亂打，又將姓花的打死了。一會兒就是三條人命。」

王夫人問道：「妹夫怎麼知道吊死的是韓搗鬼呢？」桂怒道：「我原不知道什麼韓搗鬼，只因剛才那個姓孫的來找我替他刑部裡去說人情，是他親口對我說，我才知道。」賈珍忙說道：

「如果韓搗鬼真個吊死了，實在是報應不爽，真令人可怕。但是那個姪女是不是只怕還未必真，其中尚有緣故。」桂怒道：

「千真萬真，剛才姓孫的說，韓搗鬼的姪女兒因為丈夫沒了，無人倚靠，到這兒來投奔他的。誰知那張標子要調戲他，那個堂客不依，就罵起來，要同他拼命。張標子一時怒髮，拿起賭錢的盆子當頭一下，就打死了。所以我知道是真的。」賈珍笑道：「我只要韓搗鬼是真吊死就是了，那堂客真也好，假也好，咱們管他做什麼？」兩位太太在那邊點頭歎息道：「好報應，好報應！」賈珍道：「有一個人，說起來親家也該知道。」桂怒問道：「是誰？」賈珍道：「韓雪江先生，親家可知道？」桂怒道：「韓雪江不但知道，而且相好。那年他帶了家眷去找他姐夫冷齋，自從那年去後，杳無音信。於今冷齋現在家姐夫家裡給夢玉看文章。冷齋同祝大宗伯同年中為最相契，所以去官之後，就在祝家。倒不知雪江近在何處？」王夫人用手指著友梅笑道：「此即雪江之女也。」桂怒驚問道：「怎麼他是雪江的女兒？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叫你大親家說這緣故。」賈珍就將他到山西的光景，直說到昨晚車驚輪斷，寶姊妹帶他回來相認拜母，從頭到尾說了一遍。桂怒同金夫人不勝驚歎，說道：「昨晚馬驚插車，這都是雪江夫婦陰靈默佑，故意送到這兒來的。大姨太太收他為女，我們都是感激。既是這樣說，那韓搗鬼是死有餘辜的了！他吊死也還是雪江之靈，天理昭彰，令人可怕。」說著，叫友梅到面前，問道：「今年幾歲？」友梅答道：「十四歲。」桂怒道：「從今以後，須要孝順太太，以報救你的這番恩義。」友梅一陣傷心，淚流滿面，不能答應出聲，嗚嗚咽咽哭的十分傷感。桂怒安慰他幾句，說道：「我見你姑爹冷齋，對他說你的這一番風波際遇，也叫他夫妻兩個放心歡喜。」賈珍道：「咱們吃麵罷。」桂怒道：「天也不早了，我竟領了盛賜，以便起身。」太太吩咐家人擺面，家人們一齊答應，立刻兩邊擺起杯筷，挨次坐下飲酒。今兒連趕車的都一概有面。此時內外端面上菜，往來不絕。

王夫人恐他姐妹們哭哭啼啼，倒要引起老姐妹離恨，因想出一個主意，說道：「今日是妹夫、妹妹榮升大喜，都要放量飲他個十分得意。少刻上車，姐妹們一笑而別，不許用送行俗態：囑咐叮嚀，牽衣流淚，甚屬可笑。我們今兒不必學此故態，給他個大醉，一同上車，不必說話竟自分手。將來書信常通，有話很可說得，又何必上車的時候■■唧唧鬧的心煩意亂呢！」

桂怒笑道：「大姨太太的話很是，咱們今兒分手不許有送行俗套，都要吃的醉醉的上車最好。」賈珍命取大杯來，兩親家暢飲。這邊太太們也說說笑笑，歡樂飲酒。那些內外家人、僕婦也都吃酒吃麵，將個長亭的大飯店做了開筵東閣，十分熱鬧。

不覺已過了晌午，老爺、太太們俱已用畢。各家丫頭、媳婦們收拾完結，四處車馬全行伺候，賈府辦差家人檢點收拾一切物件。桂怒笑道：「咱們不須囑別，竟是各上各車最好。」太太們都道：「甚是。」各人領著丫頭、媳婦都到外面，桂怒同金夫人道：「咱們今兒鬧做新樣兒，先送太太們上車回去，咱們起身，這倒有趣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送行原是先送行人，咱們今兒說過，不必你送我送的，竟是一齊上車，各人走各人的最好。」桂怒道：「既是如此，咱們竟請上車。」這幾處家人、媳婦們都紛紛伺候，各上各車。此時珍珠、芙蓉、寶釵、蓉大奶奶拉著蟾珠、太太的手不忍分離，太太們瞧見，催著上車。可憐姐妹們一句話也說不出，硬了頭皮，各家的丫頭、嫂子們扶著流淚上車。太太、奶奶們也都各人分手。只聽見一聲吆喝，車馬紛紛各分南北。從今是：

寒侵旅帳知霜重，行到天涯覺夢長。

不言桂怨從此長行。且說邢夫人們原打諒著分離的時候有一番悲切，誰知新樣兒一齊上車，竟是這樣一走，倒省了多少離愁別恨。坐在車裡，望望兩邊野景，不覺日已沉西。趕到城裡，邢夫人吩咐：「請二太太們同著祝府的姑娘、姨娘都到家去。」家人們連聲答應，趕著照會後面趕車的。

走不多會到了寧府，太太、奶奶、姑娘、姨娘們一直到裡面下車。來到上屋，芙蓉同兩位姨娘又給太太們見禮。王夫人吩咐，祠堂裡點上香燭，領著友梅去拜過宗祖。請大老爺進來，叫六姑娘拜見大爺。賈赦問了他的來歷，賈珍將他的緣故說了一遍，大老爺十分歡喜，叫邢夫人留二太太們吃晚飯。

賈珍差個妥當家人去打聽孫家事故同韓搗鬼的死活。那人去了一會，來回大爺說：「是韓搗鬼實在弔死了，他的姪女同花老二叫一個姓張的打死了，兇手同在场動手的人全行拿去。

孫家堂客們都在家裡。」賈珍道：「我只要那姓韓的是真弔死就是了。誰去管別的閒事！」隨走進去回了兩位太太，都歡喜放心。

王夫人在寧府裡吃了晚飯，帶著芙蓉們回到家去。林之孝將韓搗鬼的話回覆太太，又將今兒運行李同太太上屋裡木器等項到船的說話。王夫人道：「都要趕明後日運完才好。」珠大奶奶道：「兩天全完了。」王夫人問道：「賞家人們銀子，都給他們沒有？」珠大奶奶說：「全給了。」王夫人忽然叫道：「哎喲！我倒忘了。」不知太太忘了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